



无声之美

定海二中八(12)班
 学生记者 虞意涵(证号C15103)

每周五晚七点,我总会“路过”一楼的李奶奶家。铁门永远是虚掩的,我只要轻轻推开,把社区送来的蔬菜放在玄关的矮凳上,再带上门离开即可。整个流程不超过十秒,我们从未交谈——她是独居的聋哑老人,而我只是社区安排的“结对帮扶”学生。

那个暴雨突至的黄昏,规则被打破了。雨水像天空倾倒的墨汁,瞬间淹没街道。我没带伞,浑身湿透地冲向李奶奶所在的单元楼,比平时早到了半小时。门缝里透出昏黄的光——她还没睡。

第一次,我推门后没有立即离开。雨水顺着发梢滴落,在瓷砖上晕开深色的花。李奶奶从里屋出来,看见我,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光亮。她快步走来,不是去拿菜,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我站在原地,听见煤气灶打火的咔哒声,有暖黄的光从厨房门框溢出。

没过一会儿,她端着一只粗陶碗走出来,蒸汽袅袅上升,在她银白的发梢凝成细小的珠光。

是姜汤。浓烈的姜香瞬间包裹了我。她双手递上,我接过,碗壁滚烫,热度穿透掌心直抵心脏。她退后一步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安静地看着我。岁月在她脸上犁出沟壑,但眼睛异常清澈。那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脸。她指了指碗,又指了指窗外滂沱的雨,双手合十贴在脸颊,做了一个“安心”的动作。然后她笑了,皱纹如水波漾开。

那一刻,所有帮扶表格上的“责任”、老师强调的“意义”都褪去了。此刻,热气蒸腾中,我看见姜片的脉络在澄澈的汤里舒展,像极了老人手背上蜿蜒的青色血管。后来我才知道,每周五她都会算好时间,提前虚掩门,在厨房准备着。也许是一杯温水,也许是一把糖果,但是我总是来去匆匆,从未发现。那些静候的心意,就那样在静默中等待被看见。

原来最深的理解,有时恰在言语的留白处发生,就像古琴的“走手音”。如今,我仍每周五去她家,时间却变得有弹性。有时陪她看一刻钟电视,更多时候,我们只是静静对坐。无声之中,仿佛能听见某种更古老更坚韧的声音,如地泉在岩脉深处流淌,在心灵最幽微处,生出难以言喻的回响。



垂枝樱花(摄影作品)

定海二中七(1)班
 学生记者 柴余悦(证号C15003)

鹰的生存智慧

定海二中八(7)班
 学生记者 王柯臻(证号C15089)

那个周末的午后,我正对着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发呆,思绪如缠在一起的毛线,越理越乱。挫折感如潮水般涌来,几乎要将我淹没。就在准备放弃的瞬间,抬头间,书架上一张照片猛地撞入眼帘——

照片里,一只苍鹰正展开双翼,掠过呼伦贝尔草原的金色草浪。湛蓝的天空将它的身影衬得格外矫健——这是去年暑假草原之旅的纪念。此刻,凝视着它,导游的话语又一次在耳畔回响。也正是在这一刻,我才真正读懂了鹰的生存中蕴藏的大智慧:敢于打破,方能重生。

记得导游当时指着远处悬崖上的鹰巢,声音沉静却有力:“这些‘天空之王’活到四十岁时,都要经历一场生死抉择。”原来,当鹰步入不惑之年,它的喙会变得弯曲脆弱,几乎抵住胸膛;利爪开始老化,无法精准捕捉猎物;羽毛厚重板结,让飞行变得笨重不堪。此时,鹰只有两个选择——等待死亡,或是飞向悬崖,完成一场历时五个月的自我革命。它必须用老化的喙不断击打岩石,直到旧喙连根脱落。待新喙长出,

再以此啄掉钝化的趾甲。最后,用新生的利爪将沉重的旧羽一根根扯去。一百五十多个日夜,无食果腹,无巢栖身,唯有悬崖上的凛风与无尽的孤寂相伴。

“这哪是选择?分明是赌命!”当时身旁有人惊叹。导游却望向天空,说:“你们看见的每一只翱翔的鹰,都是这场革命的胜利者。”阳光恰好穿透云层,为那只在飞行的鹰镀上金边——它舒展的双翼,每一根羽毛都闪烁着重生的光芒。

我的目光落回数数学试卷上,那一个个红叉如同鹰的旧羽,沉重却真实。一直靠题海战术取胜的我,终于尝到了失败的滋味。望着惨不忍睹的分数,我仿佛也站上了自己的“悬崖”。那只击喙求生的鹰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:不敢打破旧的舒适区,怎能迎来新的飞翔?

我该扔掉刷题套路,如同鹰舍弃老喙般回归课本原点;我该忍受着理解新思路的煎熬,像鹰忍耐拔除趾甲的剧痛;我该用思维导图重构知识体系,宛若鹰褪去厚重的旧羽。

鹰教给我的,不仅仅是一个动物的习性,更是一种生命的哲学:世间真正的智慧,在于如何勇敢地打破与重建。

无影灯下

定海二中七(1)班
 学生记者 陶林昊(证号C15001)

窗外的绿植失了生机,枯黄的叶片在风中瑟缩,斑驳的墙皮剥落出岁月的痕迹,老旧的空调外机不断低鸣,混着病房里浓郁的消毒水味,织就出一片压抑的氛围。

我躺在摇晃的病床上,雪白的床单散发着消毒水的凉意,药水顺着输液管缓缓流淌,化作一丝清凉,流淌进我的身体,却压不住腹部如针扎般的剧痛。看着检查报告上“急性阑尾炎”五个字,慌乱与无助瞬间翻涌而来,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更是充满了忐忑。

母亲的身影在病房里来回穿梭,眉宇间满是焦灼,办住院手续、签手术同意书、购置住院用品,她的脚步一直未停歇。墙上的挂钟沉闷地敲了七下,担架的拖拽声划破寂静——我知道,该走向那盏照亮生命的无影灯了。

手术室自动门缓缓打开,消毒水的气息扑面而来,三道门次第闭合,隔绝了外界的喧嚣。此时,我望见头顶未亮的无影灯,心底生出一丝勇气。两位主刀医生从容穿戴消毒手套,下一秒,无影灯骤然亮起,柔和的光芒倾泻而下,驱散阴冷,照亮我慌乱的眼眸。仪器的滴滴声与心跳同频,显示屏上各项体征参数清晰地跳动着,制氧机静静运转,我感觉到生命的律动。

戴上氧气面罩,呼吸机发出低沉的轰鸣,医生缓缓地将一管麻醉剂注入滞留针中。起初毫无异样,渐渐地,手脚变得僵硬,眼皮重得似灌了铅,我拼命想睁大眼睛,却只能任由意识渐渐模糊。混沌之中,光影交织,似有火红的光芒跳动着,又有繁花次第绽放,天地流转间,唯有无影灯的微光,始终在意识深处闪烁不停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猛地睁眼,母亲红肿的眼眶映入眼帘,她轻轻拍着我的脸颊,声音哽咽。我想开口,四肢却依旧僵硬,唯有粗重的呼吸诉说着“劫后余生”的庆幸。

无影灯的光芒虽已远去,却在我心中留下温暖的印记,护我走过这场生命的考验。它不仅是手术台上的光芒,更是生命路上的灯塔。它驱散阴霾,守护希望,也让我在绝境中遇见新生。



马上有钱(手工作品)

定海二中八(7)班 学生记者 邵晟睿(证号C15086)